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八至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黃其榮

史記集解卷八

宋　裴駰　撰

史記八

高祖本紀第八

高祖漢書音義曰諱邦張晏曰禮謚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漢帝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沛豐邑李斐曰沛小沛也劉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媪孟康曰長

老尊稱也左師謂太后曰媼愛燕后賢長安君禮樂志地神曰媼媼母別名也音烏老反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顙也齊人謂之顙汝南淮泗之間曰顏文穎曰準鼻也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服虔曰豁達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試補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韋昭曰貰賒也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

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曰讎亦售）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應劭曰繇役也）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斧）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主進（文穎曰主賦斂禮進為之帥）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應劭曰紿欺也音殆）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

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若今人相與語皆自稱僕）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魯元公主（服虔

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皞呼之皞李斐曰休謁之名也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嚳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賜告者予告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者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復其告使得帶印紱將官屬歸家治病也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

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求盜者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薛魯國縣也有作冠師故往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

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定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徐廣曰一作苦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

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駰案應劭曰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隱於其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祖時年四十八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

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韋昭曰以為保障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

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駰案漢書音義曰舊楚僭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傳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瓚曰管仲云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

尤受之以作劍戟而釁鼓應劭曰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瓚曰案禮記及大戴禮有釁廟之禮皆無祭事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豫屬山陽郡還守豐秦二世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燕趙齊魏皆自立為王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名也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壯名也敗於薛走至戚如淳曰戚音將毒反沛公左司馬

得泗川守壯殺之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荅父音甫屬任城郡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梁惠王孫假為秦所滅轉東徙於豐故曰豐梁徙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服虔曰雅故也蘇林曰雅素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引兵攻豐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豐子弟叛之聞東陽甯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甯縣君瓚曰陳勝傳曰廣陵人秦嘉然則東陽人也秦嘉初起兵於郯號曰大司

馬又不為寗縣君東陽寗君自一人秦嘉又自一人立景駒為假王在留乃往從之欲請兵以攻豐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尼如淳曰從陳涉將也涉在陳其將相別在他許皆稱陳尼章邯司馬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寗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還軍豐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三月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以五大夫為將凡十人也沛公還引兵攻豐徐廣曰表云拔之雍齒奔魏從項梁月餘

項羽已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别將居薛聞陳王定死因立楚後懷王孫心為楚王治盱台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救東阿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服虔曰師敗曰北使沛公項羽别攻城陽屠之軍濮陽之東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竒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敗卒自振迅而復起也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也張晏曰依河水以自環繞作壘楚軍去而攻定陶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黄外黄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

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夜銜枚擊項梁周禮有銜枚氏鄭玄曰銜枚止言語囂讙也銜狀如著横銜之繣結於項者繣音獲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吕將軍俱東吕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趙歇為王秦將王離圍之鉅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吕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

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徐廣曰遺一作噍噍食也音在妙反駰案如淳曰類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孑遺為無噍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

數進取如淳曰楚謂陳涉也數進取多所攻取前陳王漢書音義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徐廣曰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漢書音義曰道由碭也至成陽與杠里漢書音義曰二縣名秦軍夾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徐廣曰表云三年十月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栗遇

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臣表云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剛武侯宜為剛侯武魏將也瓚曰功臣表柴武以將軍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也又非魏將也例未稱謚奪其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陳留圉縣瓚曰陳留傳曰在雍丘西南酈食其鄭德曰音歷異基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

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曰輕行無鐘鼓曰襲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四月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轘轅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南北皆韓地也以良累世相韓故因之瓚曰轘轅險道名在緱氏東南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地理志河南有平陰縣今河陰是也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還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犨東地理志南陽有犨縣

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

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徐廣曰七月也乃以宛守爲殷侯封陳恢千戸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蘇林曰鰓音魚鰓之鰓晉灼曰功臣表戚鰓也襄侯王陵降西陵韋昭曰漢封王陵爲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爲穰而無禾字省耳今郃公或作台字此類多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所封還攻胡陽一云陵遇番君別將梅鋗與皆降析酈如淳曰持益反遣魏人甯昌使秦使者

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黥布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又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應劭曰鹵與虜同）秦人憙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

漢元年十月（如淳曰張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沛公兵

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又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宫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應劭曰秦禁民聚語偶對也瓚曰始皇本紀曰偶語詩書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劭曰抵至也

入當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罪名不可預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

餘悉除去秦法諸吏人皆案堵如故應劭曰案次第堵牆堵也張晏曰秦法一人犯罪舉家及鄰伍坐之今但當其身坐合於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人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人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強今聞章邯降項羽

項羽乃號為雍王王關中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内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中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方饗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

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

將及籍也乃佯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徐廣曰三十二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徙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燕將

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徙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户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淳曰蝕入漢中道川谷名去輒燒絶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徐廣曰韓王信非淮陰侯信也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韋昭曰若有罪

見遷徙

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跂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羣臣稍倍叛之乃陰令衡山王臨江王擊之殺義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殺田都而反楚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越大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

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齊予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趙王歇於代復立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信之計從故道地理志武都有故道縣還襲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在也縣名屬右扶風又復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音惡后反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南陽如淳曰王陵亦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以迎太公

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徐廣曰後曰京兆河上徐廣曰馮翊中地郡徐廣曰扶風關外置河南郡徐廣曰十月漢王至陝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晉灼曰鼂錯傳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諸故秦苑囿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關至陝撫關外父

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更立漢社稷三月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項王

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擊漢漢王以故得刼五諸侯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從魯出故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

亡入楚呂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乃西過梁地至虞徐廣曰在梁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

丘爲槐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乘守也是時九江王布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卒益出是以兵大振滎陽破楚京索閒　三年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即絶河津反爲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爲趙王漢王軍滎

陽南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之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絶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詐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

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案月表三年七月王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月魏豹死二者不同項羽殺紀信周苛樅公皆是三年中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

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拔滎陽誅周苛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徐廣曰音逃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北渡河馳宿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

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兵兵臨河南饗軍小修武南晉灼曰在大修武城東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蘇林曰綰音以繩綰結物之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

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一作簡往擊之韓信與戰騎將灌嬰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犇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其糧食　四年項羽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黄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

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文穎曰邊近也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徐廣曰三月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漢楚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

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徐廣曰卿一作慶）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

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病甚因馳入成皋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其

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信王又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歸漢王父母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王敗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乃使使

者名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迎之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居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下徐廣曰七月立武王布為淮南王　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羽卒聞漢軍之楚歌以為漢盡得楚地項羽乃敗而走是以兵大敗使騎將灌

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十二月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羣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二

二月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次稱帝其次稱王秦承三王之末為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五帝故并以為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番君之將梅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徐廣曰一作尉為項羽叛漢令盧綰劉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

陽五月兵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高祖置酒雒陽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陛下慢而侮人項王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

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饟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説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

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潁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得在通侯之籍）而利幾恐故反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李奇曰為恭也如今卒持帚者也）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

公太公曰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華容縣會諸侯於陳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時山東人謂關中為秦中帶河山之險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縣隔地絶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內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

秦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蘇林曰得百中之二焉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蓋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晉灼曰許慎曰瓴甕似瓶者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黄河故曰濁河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地方二千里是為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耳故言東西秦

其勢亦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黄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太原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信因與同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在上郡曼丘臣王黄立故趙將趙利為王以

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宫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地理志云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蕭丞相營作未央宫立東闕北闕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玄武所謂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宫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宫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

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説高祖之東垣過柏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　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應劭曰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晉灼曰許慎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湖之間謂小兒多詐

狡猾為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荊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陽宮楚王梁王皆來送葬漢書云葬萬年赦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八月趙相國陳豨鄧展曰東海人名豬曰豨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臧荼有功封陽夏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

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自東往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軍曲逆文穎曰今中山蒲陰是張春渡河擊聊城徐廣曰在平原漢使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漢書百官表曰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道太原入韋昭曰道猶從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之

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春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夷三族夏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荆王劉賈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往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甀徐廣曰在蘄縣西騆案漢書音義曰會音

儈保邑名甀音直僞反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高祖擊筑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風俗通義曰漢書注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

後以為常耳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張晏曰張帷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服虔曰濞音帔為吳王漢將别擊布軍洮水南北徐廣曰洮音道在江

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鄡陽樊噲別將兵定代斬陳豨(淮閤)當城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陳涉魏安釐王齊湣王趙悼襄王皆絕無後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利所劫掠者皆赦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

高祖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嫚駡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

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一年生至漢十二年年六十三四日不發喪吕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户民今北面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將軍漢書曰酈商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内叛諸侯外反亡可

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高帝崩遂亡入匈奴丙寅徐廣曰七月己巳立太子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駰案謂原者再也先既已立廟今又再立故謂之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缺輒補之高帝八男

長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次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質厚也野少禮節也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多威儀如事鬼神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徐廣曰一作薄騆案史記索隱曰僿音西志反鄭玄曰文尊卑之差也薄苟習文法無悃誠也故救僿莫若以忠鄭玄曰復反始三王

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閒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黄屋左纛葬長陵皇甫謐曰長陵山東西廣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在渭水北去長安城三十五里

史記集解卷八

史記集解卷九

宋　裴駰　撰

史記九

呂后本紀第九

呂太后者徐廣曰呂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泗侯四年卒高后元年追謚曰呂宣王高祖微時妃也漢書音義曰諱雉生孝惠帝漢書音義曰諱盈女曾元太后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也漢官曰姬妾數百蘇林曰清河

國有妃里而題門作姬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倢伃下在七子八子之上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力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徐廣曰名澤高祖八年卒諡令武侯追諡曰悼武王死事封其子呂台為酈

侯（徐廣曰鄜一作鄜）子産為交侯（徐廣曰台弟也）次兄呂釋之為建成侯（徐廣曰惠帝二年卒謚康王）高祖十二年四月甲辰崩長樂宮太子襲號為帝是時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肥為齊王餘皆孝惠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如淳曰列女傳曰周宣姜后脱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囚

戚夫人而召趙王使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吕太后大怒廼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廼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宫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酖飲之應劭曰酖鳥食蝮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犂明孝惠還徐廣

曰犁猶比也諸言犁明者將明之時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陽王友為趙王夏詔賜酈侯父追謚為令武侯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禮太后

怒迺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齊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憂齊內史士徐廣曰一作出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王女曰公主蘇林曰公五等尊爵也春秋聽臣子以稱君父婦人稱主有主孟啗我之比故云公主瓚曰天子之女雖食湯沐之邑不君其民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

喜王必無憂於是齊王廼上城陽之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呂后喜許之廼置酒齊邸樂飲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諸侯來會十月朝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十七年生崩時年二十三發喪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産呂禄為將

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居宮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禍矣丞相迺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迺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漢書云葬安陵皇覽曰山高三十二丈廣袤百二十步居地六十畝皇甫謐曰去長陵十里去長安北三十五里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陳平絳侯周勃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

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官傅者覆也瓚曰大戴禮曰傅之德義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迺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

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四月太后欲侯諸呂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徐廣曰姓馮）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魯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齊丞相壽為平定侯（徐廣曰姓齊）少府延為梧侯（徐廣曰姓陽成也延以軍匠起作宮築城也）乃封呂種為沛侯（徐廣曰釋之之子也）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后姊子也母字長姁）張買為南宮侯（徐廣曰其父越

人為高祖騎將）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韋昭曰今陳留郡）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成侯子朝為軹侯子武為壺關侯太后封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釋之少子）為胡陵侯續康侯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漢書云秋星晝見）四年封呂須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呂更始為贅其侯（徐廣曰表云呂

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贅其侯呂忿為呂成侯及諸侯丞相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松茲侯徐厲滕侯呂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詳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廼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未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患廼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徐廣曰一無此字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

事其上慴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病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宏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

赦天下封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餽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于嗟不可悔

兮寧早自財為王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絶理兮託
天報讎丁丑趙王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冡次己丑
日食晝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曰此為我也二
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産徙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
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呂曰濟
川太后女弟呂嬃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軍
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廼以劉澤為琅邪
王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産

女為趙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吕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魯王敖賜謚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傅産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吕禄徐廣曰吕后兄子也前封胡陵侯益號曰武信上侯位次第一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也請立為趙王太后許之追尊禄父康侯為趙昭王

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無後國除

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以輔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

徐廣曰音戟

徐廣曰今細陽之池陽鄉

徐廣曰一云張釋卿駰案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奄人

也吕榮為祝茲侯徐廣曰吕后昆弟子諸中宦者令丞皆為關內侯食邑五百户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其身有加異者與關內之邑食其租稅也風俗通義曰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吕禄為上將軍軍北軍吕王産居南軍吕太后誡産禄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加號稱王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為侯

者謂之諸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皇甫謐曰合葬長陵皇覽曰高帝呂后山各一所也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

誅相相名平廼反舉兵欲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
詐奪琅邪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王語中齊王廼遺
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齊悼
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
事春秋高聽諸吕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
燕以王諸吕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弗聽今高后
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吕又
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刼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

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産
等廼遣頴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
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
氏之資也廼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
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廼還兵西界待約呂禄呂
産欲發亂關中内憚絳侯朱虚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
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
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元王呂后

外孫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廼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刼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

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吕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吕產及諸吕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吕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吕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吕氏今無處矣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

不蚤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吕告產迺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徐廣曰姓紀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令符節令迺令持節矯内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駰案漢書百官表曰典客秦官也掌諸侯歸義蠻夷先説吕禄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吕禄以為酈兄徐廣曰音況字也名寄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

中曰為呂氏右襢為劉氏左襢軍中皆左襢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得入裴回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訟一作公駰案韋昭曰訟猶公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

卒太尉子卒千餘人入未央宫門遂見産廷中日晡時遂擊産産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鬭逐産殺之郎中府吏厠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宫殿門户故北府在宫中後轉為光禄勲也朱虚侯已殺産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虚侯朱虚侯欲奪節信謁者不肯朱虚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虚侯曰所患獨呂産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禄而笞殺呂嬃使

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偃壬戌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濟川王王梁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滎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置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悼惠王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

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迺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備漢朝有變欲馳還也或曰傳車六乘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曆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也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則閏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人臣

皆往謁奉天子璽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大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徐廣曰掊音仆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澤諭告亦去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蔡邕曰敢盜乘輿服御物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於乘輿也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也故或謂之車駕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

天子法駕蔡邕曰天子有大駕小駕法駕上乘金根車駕六馬有五時副車駕四馬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

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

滋殖

史記集解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十

宋 裴駰 撰

史記十

孝文本紀第十

孝文皇帝（漢書音義曰諱恒）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

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名立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

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揺動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

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大横應劭曰以荊灼龜文正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横貌也李奇曰庚具繇文也張晏曰横行無思不服庚更也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禪賢王啓始傳父爵乃能光治先君之基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夏啓者也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

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以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羣臣從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漢書百官表曰宗正秦官應劭曰周成王時彤伯入為宗正朱虛侯劉章東牟

侯劉興居典客劉揭皆再拜言曰子宏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羮頡侯終母丘嫂也）列侯頃王后（徐廣曰代頃王劉仲之妻駰案蘇林曰仲子濞為吳王故追謚為頃王也如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嬃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酇侯又宗室表此時無陰安知其為頃王后也）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

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宮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昌為衛

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還坐殿前於是夜下詔書曰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酺五日文穎曰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聚會飲食五日

孝文皇帝元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

與之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於代皇帝曰呂產自置爲相國呂祿爲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爲不善丞相陳平與太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呂產等太尉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劉揭身奪趙王呂祿印益封太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灌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

户金千斤徐廣曰十一月辛丑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取其議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熟計之有司

皆曰陛下加大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言多所更歷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

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文頴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

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内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韋昭曰文帝以立子為後不欲獨饗其福故賜天下為父後者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徐廣曰正月乙巳也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為皇后皇后姓竇氏上為立后故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

帛米肉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填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唯中尉宋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徐廣曰四月辛亥封封三十四年景帝中四年奪侯國除）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頴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

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如淳曰邑名六國時齊有清郭君清音靜秋封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賞處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徐廣曰八月中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歳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徳令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其令列侯

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為吏謂以卿大夫為兼官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又食案漢書及五行志無此日食文也一本作月食然史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

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漢書音義曰憪然猶介然也非姧非也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置傳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蹈籍也朕親率

耕以給宗廟粢盛應劭曰黍稷曰粢在器中曰盛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閒王以齊劇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武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善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

復施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漢書音義曰民相結共祝詛上也謾者而後謾而止之不畢祝詛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三年十月丁酉晦日

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絳侯勃免丞相就國以太尉潁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帝初幸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倖故曰幸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樂賜食帛越巾刀佩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是謂之幸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非常

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潁陰侯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漢書百官表曰中尉秦官）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之祁侯賀

徐廣曰姓繒以文帝十一年卒謚曰敬為將軍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廼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作去作來也駰案張晏曰雖始與興居反今降赦之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　六年有司言淮南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毋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危宗廟社稷羣臣

議皆曰長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徐廣曰漢書本或作却字或直云邛僰邛都乃本是西南夷爾時未通嚴道有邛僰山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悳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

安太倉公無男有女五人太倉公將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僇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二左右趾合一

凡三

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農者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

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封其子單為缾侯匈奴所殺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如淳曰必不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赤徐廣曰姓董也為內史欒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歴日縣長以不敏不

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祀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皆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是時北平侯張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龍見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

丞相推以為今水德始明正十月上黒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黄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害於民歳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漢書音義曰言無所諱勿以朕為勞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

周鼎當有玉英見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十七年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覺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内志以重吾不德也夫久結難

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怛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軼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結也相如曰結軌還轍如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親已定始於今年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徐廣曰衛尉改名也駰案漢書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非此年也為車騎將軍軍飛狐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

上黨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鴈門陰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内守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徐廣曰在長安西駰案如淳曰長安圖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廣曰表作松茲侯姓徐名悍）軍棘門（徐廣曰在渭北駰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横門外）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韋昭曰弛廢廢其常禁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以振貧民民得賣爵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

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徐廣曰露一作靈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如淳曰賈誼云身衣皁綈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欲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發

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蘇林曰假音休假借者以物借人羣臣如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徐廣曰年四十七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

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離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於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内安寧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也靡有兵革徐廣曰一云方內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於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於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如淳曰與發聲也得卒天年已善矣其奚哀悲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出臨三日皆釋

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服虔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不施輕車介士也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也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凡七輩皆遣歸家重絕人類者也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徐廣曰姓徐駟祭漢書百官表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為將屯將軍李奇曰馮奉世為右將軍以將屯將軍為名此監主諸屯也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者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乙巳漢書云乙巳葬皇甫謐曰霸陵去長安七十里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太子即位於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葢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制禮樂各有由聞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育

羣生減嗜欲不受獻徐廣曰減一作滅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李奇曰侔齊等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昭德之舞文穎曰景帝采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舞之於文帝廟見禮樂志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爲禮儀奏丞相臣嘉

等言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為侍祭請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而後仁孔安國曰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殺不用殺也誠哉是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廪廪鄉改正服封禪矣謙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史記集解卷十

史記集解卷十一

宋　裴駰　撰

史記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孝景皇帝者漢書音義曰諱啓孝文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元年四月乙卯赦天下乙巳賜民爵一

級五月除田半租為孝文立太宗廟令羣臣無朝賀匈奴入代與約和親　二年春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武陵侯徐廣曰漢書亦作係鄒誕生本作傒音奚又案漢書功臣表及蕭何傳皆云孫嘉疑其人有二名男子二十而得傅四月壬午孝文太后崩廣川長沙王皆之國丞相申屠嘉卒八月呂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彗星出東北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置南陵及內史祋祤為縣徐廣曰地理志云文帝七年置騶案地理志百官表南陵縣文帝置也分

內史為左右及殺栩為縣皆景帝二年不得皆如徐所云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

長星出西方天火徐廣曰漢志無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徐廣曰雒

一作淮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反發兵西鄉天子為誅鼂錯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大將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誅之六月乙亥赦亡軍及楚元王子埶等與謀反者封大將軍竇嬰為魏其侯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子勝為中山王徙濟北王

志為菑川王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齊王將盧燕王嘉皆薨徐廣曰表云五年薨　四年夏立太子立皇子輚為膠東王六月甲戌赦天下後九月更以弋陽為陽陵復置津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置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也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傳音檄傳之傳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　冬以趙國為邯鄲郡地理志趙國景帝以為邯鄲郡　五年三月作陽陵渭橋五月募徙陽陵予錢二十萬江都大暴風從西方來壞城十二丈丁卯封長公子蟜為隆慮侯徙

廣川王為趙王　六年春封中尉趙綰為建陵侯江都丞相嘉徐廣曰姓程為建平侯隴西太守渾邪為平曲侯趙丞相嘉徐廣曰姓蘇為江陵侯故將軍布為鄃侯梁楚二王皆薨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徐廣曰殖一作填　七年冬廢栗太子為臨江王十二月晦日有食之春免徒隸作陽陵者丞相青免二月乙巳以太尉條侯周亞夫為丞相四月乙巳立膠東王太后為皇后丁巳立膠東王為太子名徹　中元年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徐廣曰一作應為

繩侯故御史大夫周昌子左車為安陽侯四月乙巳赦天下賜爵一級除禁錮地動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　中二年二月匈奴入燕遂不和親三月召臨江王來即死中尉府中夏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子寄為膠東王封四侯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　九月甲戌日食　中三年冬罷諸侯御史中丞春匈奴王二人率其徒來降皆封為列侯立皇子方乘為清河王三月彗星出西北丞相周亞夫死以御史大

夫桃侯劉舍為丞相四月地動九月戊戌晦日食軍東都門外（索隱三輔黄圖東出北第一門曰宣平門外曰東都門）中四年三月置德陽宫（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宫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宫）大蝗秋赦徒作陽陵者　中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十侯六月丁巳赦天下賜爵一級天下大潦更命諸侯丞相曰相秋地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三月雨雹四月梁孝王城陽共王汝南王皆薨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

識為濟陰王梁分為五封四侯更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府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漢書百官表曰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長信詹事漢書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曰詹省也給也瓚曰茂陵書詹事秩二千石為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將行為大長秋漢書百官表曰將行秦官應劭曰長秋皇后卿大行為行人服虔曰天子死未有謚稱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小行主謚官故以此名之如淳曰不反之辭也瓚曰大行是官名掌九儀之制以賓諸侯奉常為太常漢書百官表曰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典客為大行治粟內史為大農漢書百官表曰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也以大內

為二千石韋昭曰大內京師府藏置左右內官屬大內七月辛亥日食八月匈奴入上郡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三月丁酉赦天下賜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四月大酺五月丙戌徐廣曰丙一作甲地動其蚤食時復動上庸地動二十二日壞城垣七月乙巳日食丞相劉舍免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綰為丞相封為建陵侯後二年正月地一日三動郅將軍擊匈奴酺五日令內史郡不得食馬粟沒入縣官令徒隸衣七緵布止馬舂為

歲不登禁天下食不造歲省列侯遣之國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又省之三月匈奴入鴈門十月租長陵田大旱衡山國河東雲中郡民疫　後三年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徐廣曰一作雷字又作雹字實所未詳　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正月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孝景皇帝崩皇甫謐曰帝以孝惠七年生年四十八　遺詔賜諸侯王以下至民為父後爵一級天下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無所與太子即位是為孝武皇帝漢書云二月癸酉帝葬陽陵皇甫謐曰陽陵山方百二十步高十四丈去長安

四十五里三月封皇太后弟蚡蘇林曰蚡音鼢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置陽陵

太史公曰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以諸侯大盛而錯為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史記集解卷十一